

辣女兒

題



民國三年十二月初版

翻印
版權
所有
必究

譯述者 廉江江山淵

評點者 毘陵李定夷

校訂者 吳興包醒獨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國華書局

四馬路中西
畫錦里西

練女兒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余嘗有言。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十四字者。作偵探小說之祕訣也。近年以降。小說風行。所見偵探小說。更僕難數。求其副斯二語者。殆如魯殿靈光。不易多覩。有有曲折之意思。想而無摹擬之文。筆者有有描寫之功夫。而無離奇之情節者。造意行文。有一不及。卽索然無味矣。嗚呼。此辣女兒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也。偵探小說愈佳。其案愈出乎常理之外。常理以內之案。偵探司空見慣。迎刃可解。必求常理以外之案。費幾許之心思。經多番之手續。因誤會而增閱歷。因閱歷而有進步。當其誤會之時。偵探以爲案可確定矣。讀者亦以爲案可確定矣。泊乎知其誤會。偵探神

迷○讀○者○目○眩○迷○離○响○恍○不○知○所○歸○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疑○陣○既○
已○徧○佈○一○朝○雲○歛○天○青○水○落○石○出○偵○探○固○自○揚○眉○讀○者○更○爲○叫○絕○
若○辣○女○兒○者○非○如○是○乎○麗○蘭○以○嬌○嬌○好○女○誰○料○其○刺○兄○更○誰○料○其○
弑○父○一○疑○卜○德○再○疑○白○利○三○疑○珮○玲○案○件○固○出○理○外○嫌○疑○實○在○意○
中○卒○之○步○步○進○行○層○層○破○獲○剝○蕉○抽○繭○條○理○井○然○余○喜○其○與○余○所○
稱○祕○訣○若○合○符○節○因○爲○之○評○并○爲○之○序○

民國紀元三年冬夜毘陵李定夷草於墨隱廬

序二

序以挾書大旨。辣女兒一書。按其事。不維不敢贊一辭。且將重加諂讓。以其大悖逆人道也。顧何以序。

雖然。世當輓近。古籍所不載。而亦載之所莫須有。而竟有之。況此乃世界罕聞。僅見出乎情理之外者。而英國實有其事。至奇。今繹而貢諸世。當推譯者之意。炫奇而止。余何爲不序。

既序。序僅及女郎作貶辭。曰女郎當妙齡之年。鍾情所愛。非不正當。既所鍾情。而不我傾。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露水鴛鴦。白頭難偕。盍愼厥始。莫強厥終。况夫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雍姬堪作導師。乃昧昧作情魔之俚。不恤自甘陷阱。不愚甚者哉。

惟其愛情實稱誠摯。從使石爛海枯。此心不變。天傾地陷。此志尙存。然悖逆之名。永難洗雪。亦何取焉。其愚不可及。

固不但辣更忍人之尤者焉。如虎狼蛇蝎。其毒滋多。不可與同羣。况鸞膠鳳侶。某生其具先見之明乎。吾於是奇之又奇。而更奇。是爲序。

民國三年十一月陽羨徐硯雲譔

偵探
小說

辣女兒目次

第一章

血濺白頭翁

第二章

臨岸女兒家

第三章

推測嫌疑犯

第四章

屍室之檢視

第五章

卜德之入獄

第六章

珮玲豔史上

第七章

珮玲豔史中

第八章

珮玲豔史下

第九章

諾達喫虛驚

第十章

暗瞰珮玲室

辣女兒 目次

第十一章	公堂一席話
第十二章	罪人斯得乎
第十三章	銀行之訪問
第十四章	鈕扣之查獲
第十五章	是誰又被擒
第十六章	麗蘭口中語
第十七章	冒險投虎穴
第十八章	巨猿從何來
第十九章	異哉一封書
第二十章	盲人騎瞎馬
第二十一章	嗚呼辣女兒
第二十二章	圖窮七首現

偵探小說
辣女兒

英國格多士原著

廉江山淵譯述
毘陵李定夷評潤

第一章 血濺白頭翁

敘明作者
與本書關
係以證所
敘的係實
事

大將出馬

形容得好

距倫敦三百餘里。橫於佛利河之衝者。曰沙利士埠。埠距倫敦匪遙。汽車來往。日可數次。河脈紛歧。橫貫埠中。輪船恆集。商業頗盛。余（原著人自稱）世居茲埠。百有餘年。父既見背。襲承遺產。蝸居數十載。今將老矣。性益惡。喧嗜寂。無事則閉戶讀書。罕與賓客酬酢。因是友余者亦寡。余之友惟包探陸克及商人霍司而已。

陸克倫敦馳名之包探也。深沉多智。料事如神。凡疑難之案。一入其手。直如雪遇朝曦。無弗溶解。又如然犀燭怪罔遁厥形。顧陸恆墨墨終日。靜妄發一

奇案發現了

作者倚念
亡友深情
也當同聲
一哭

好個女兒

言○言○必○有○中○耳○爾○來○適○爲○某○商○失○竊○案○來○埠○偵○探○宿○於○余○家○案○既○破○擬○翌○晨○趁○早○車○返○倫○敦○故○與○余○長○夜○弗○眠○抵○足○作○竟○夕○談○又○詎○知○忽○發○生○一○離○奇○可○畏○之○血○案○竟○羈○陸○之○征○車○耶○

是○日○天○甫○黎○明○余○以○電○話○召○馬○車○至○以○備○送○陸○至○車○站○馬○車○至○候○於○門○陸○方○執○杖○欲○行○忽○聞○履○聲○橐○橐○似○登○樓○者○聲○甚○疾○步○履○凌○亂○余○異○之○亟○詢○爲○誰○言○未○畢○其○人○已○趨○至○余○前○一○婦○人○隨○其○後○面○均○帶○惶○遽○色○淚○痕○尙○盈○於○眶○其○人○疾○呼○曰○余○親○愛○之○父○執○乎○大○偵○探○家○陸○先○生○尙○在○此○否○余○驚○呼○曰○諸○達……麗○蘭……胡○爲○乎○來○諸○達○哭○曰○痛○哉○天○乎○余○父○爲○人○所○害○矣○余○大○驚○亟○爲○介○紹○於○陸○曰○此○余○友○霍○司○之○子○及○女○諸○達○乎○其○速○將○厥○顛○末○爲○陸○先○生○述○之○陸○不○待○諾○達○演○述○先○問○曰○若○父○何○時○被○刺○刺○於○何○地○時○諸○達○目○鈍○神○昏○哽○咽○弗○能○言○麗○亦○淚○下○如○縷○恍○若○帶○雨○梨○花○余○更○爲○之○惻○然○諸○達○旋○曰○余○父○赴○倫○敦○

不說下去
便妙

此街當在
沙利士埠

已閱數禮拜。前日余接其由倫敦來書。言昨日下午返余昨日候之。竟夕音跡俱杳。深以爲異。今晨至車站迎候。詎料行僅半途。聞途人喧傳有人被殺於河旁。余駭然。時余妹適至。同抵河旁。則……語至此。弗能成聲。回顧麗蘭曰。妹續述之。麗蘭且泣。且語曰。同抵河旁。則余父已洞胸死於草際。余兄妹惶急無措。同往報警察。余兄以父之摯友。莫如君。故急來求計。且聞陸先生近寓君家。欲求緝兇。以復父讎。言至此。聲益澀。旋續言曰。此時想警察已往驗屍矣。陸克聆畢。默然不語。余曰。君可偕余一往勘驗乎。陸曰。可。余於是偕陸出門。同乘馬車以行。諸達兄妹則乘他車以後從。

馬蹄得得。車行甚疾。途次。陸詢余曰。余與霍司君。僅有一面之緣。其家世其品行。君知之必詳。盍爲余述之。余曰。是爲君所當先悉者。微君問。余亦當舉以告君。霍司生本貧窶。初好讀法律之書。中年以後。棄儒業。商因以起家。設

肆於愛歇列街出納必躬親之與倫敦諸大肆貿易恆相通故常往倫敦勤儉劬苦數十年如一日品行尤純正一介不取此埠商家多信仰之前曾任商會會長數年年約五十左右髮妻早故子女各一即諾達及麗蘭也諾達年將三十麗亦三九許人前年與某少年結婚一歲而死自後索居獨處其父恒周恤之忽遭茲變更可憫矣言時馬車疾馳過一家之門余即指曰此麗蘭家也陸似欲有所詢時則人聲鼎沸震動耳鼓余欲問之車適戛然止則抵河旁矣

余即偕陸下車時衆人圍繞萬首齊攢余等排衆而入則警長多連已蒞此驗屍此埠著名之偵探赫烈亦在旁口講指畫揚揚有得色多連陡覩陸至謹呼曰君來甚佳此奇異之血案不能不有待於君也赫烈亦前與陸握手陸曰屍已驗乎多赫同聲曰驗之矣陸曰余亦思一勸驗何如多曰甚佳陸

卽偕余疾臨屍所臥處。則見死者仰臥於地。雙目微開。面含愠怒之色。傷在胸前。傷口甚大。直透於背。血痕凝作紫色。外衣絕無血跡。四面豐草叢生。尸臥草際。帽置屍旁。屍之衣服頗亂。兩手不貼於身。伸向兩旁。作直線形。余睹茲狀。惻然傷心。不禁淚下。陸則細爲察視。自首至足。檢驗無遺。更臥身地下。伏於死者之面而嗅。又細視死者之目。旋於囊中出大鏡。放大視之。良久。始起復執死者之腕。撫摩。再四繼。又檢視死者之衣及履。更巡視四面之豐草。自近而遠。覓察殆徧。旋問多連曰。死者之身有兇器否。多連曰。有。赫卽出。利刃曰。此物是也。余來驗時。見是刃橫於死者之胸。刃出於背。血跡殷然。存也。陸接視之。刃雖陳舊。然犀利無比。堅鋼爲質。銅爲刀柄。銅質黝黑。似用之十餘年者。陸似注意於刃柄。左右審視。余見柄上似鐫一B字。迷漾已極。細察乃見。良久。陸始以刃還赫。徐問曰。此外尙有可異者否。赫曰。除此刃外。別

無可異之點。惟死者。外衣缺一鈕耳。然似無關於茲案也。陸唯唯。

第二章 臨岸女兒家

時諸達兄妹已至。多連忽問屍親安在。諸達麗蘭疾趨而前。多連詳詢死者之家世及品行。諸達一一答之。與余車中答陸語大略相同。陸克續詢曰。若何時始知若父之被殺。諸曰。今日黎明。復詰麗蘭。麗蘭曰。余亦黎明始知之。晨起。聞外間喧言。倉皇出視。適遇余兄。陸復詰諸曰。若何日得乃父書。尙記憶否。諸曰。接書之日。在禮拜一。書言禮拜三返。今日則禮拜四也。陸曰。書尙存否。諸曰。在此。隨於衣囊中出一函。以呈陸。余儕同閱之。其言曰。

余寓倫敦。甚安適。各肆債務。陸續可以收足。約六千五百磅。余准禮拜三下午。挈欸以返也。

我亦爲之

多連曰。據書所云。挈返如此多金。今死者身中一無所有。定爲兇手攫去。此

駭然

倘使真個
忘却陸克
必疑諾達

案必爲謀財害命無疑矣。陸詰諾曰：若接此書後，有它人見之否？諾曰：惟余一人知之。餘無見之者。陸曰：然則舍若外，有它人知若父之歸期否？諾曰：亦無知者。陸方沈吟間，諾陡曰：異哉！余幾忘一事。余接此書後，忽失去。次日復得之。陸曰：失於何處？復由何處得之？諾曰：余始貯於抽屜中，而加鑰焉。旋竟失去。次日復得之。於窗際。陸曰：有可疑之人否？諾沈吟曰：亦無可疑者。多連笑曰：是可以知此案之梗概矣。必有人盜竊此書。知若父歸攜多金，要於途而殺之，奪其囊橐，無可疑也。

赫曰：若知平夙有與乃父爲讎者否？諾麗齊聲曰：余父耿介自持，無與余父讎者。多曰：若細思之，有可疑者否？諾沈吟曰：有一人焉，似而未確也。多叩其故。諾曰：其人與余家比鄰而居。夙負余父鉅債。余父日追討之，僅還半數。前數禮拜，余父往討，餘欺彼堅不還，且怒余父，追求過急，遂起爭論。迨余隨余

父出猶聞其憤恨切齒曰必殺此守財虜余頗爲父懼顧越數日相見則笑語如初矣多曰其人何名諾曰其人名卜德多躍起曰是矣彼刀柄非鐫有B字耶非卜德之減筆耶余素知卜之爲人洵市井無賴因鬥毆而入獄者數矣殺若父者必其人也余當拘之旋問陸曰君以余言爲然否陸曰拘之非難惟須證據充足耳多笑曰君猶以證據未充足耶復以問赫赫唯唯無何多赫皆回衆人亦散惟余與陸克躑躅於叢草間諾達兄妹二人兀立余旁觸景傷情彌動悽愴余憮然有問曰可以歸矣余昨宵未眠精神頗困枯立於此弗能久耐也麗蘭曰此距余家極邇請君等一憩於余家何如余曰佳甚陸克亦曰此案頗奇殊耐尋味非潛心研究莫得真相憩於君家獲與君兄妹細爲探討余所願也麗領之遂爲余等之前導此河之旁爲佛利河之支流貫入埠內其地人烟頗稀略異埠內由河旁而

麗蘭所居
離河旁確
狠近讀者
莫忘却

老嫗女孩
俱非閒文

距車站約一里許。由車站入塋。溝旁爲必經之路。河水甚淺。兩岸多草。行盡草地。卽爲某街。由某街而西折。爲阿士街。街道極廣。麗蘭之家。卽在是街中。央是時麗爲前導。次爲陸克。次爲余及諸達。陸克行時。如有所思。余與言。皆弗答。惟俯首而行。未幾。遂抵麗家。

麗家雖不宏。厥然深奧曲折。頗具雅致。麗蘭性喜修潔。故室內清淨。特甚。不染纖塵。余昔曾偕其父。數數蒞此。彼時麗固有夫也。今則無父。無夫。零丁孤苦。家惟有龍鍾老嫗一人。司戶啓閉。此外則有女孩一人。初能學語。蓋麗之女也。余覩及此。不禁益爲麗傷。

麗蘭延余等入客座。款待甚殷。陸克舉目四囑。嘖嘖羨其陳設之適宜。余亦云然。坐次。麗蘭以咖啡進。問陸曰。余父慘死。冤含不白。余兄妹所恃以雪父之冤者。惟先生未審。先生對於此案。曾窺其肯綮乎。言已。黯然。諸達亦哽咽。